

# 蜃楼志全传

〔清〕庚岭劳人著

##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迂、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辩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

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郅》以下乎。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 目录

第一回	4
拥资财论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第二回	9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第三回	13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第四回	18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第五回	24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	
第六回	29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第七回	35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	
第八回	40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	
第九回	46
焚夙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第十回	51
吕又逵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第十一回	56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第十二回	61
闻兄死圉圉腾身	
趁客投闾黎获宝	
第十三回	66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第十四回	71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	
第十五回·····	76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第十六回·····	81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第十七回·····	87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第十八回·····	92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	
第十九回·····	98
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	
第二十回·····	103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第二十一回·····	108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第二十二回·····	112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第二十三回·····	116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第二十四回·····	120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簾唱彻朝天乐	

# 第一回

## 拥资财论生关部

### 通线索计释洋商

诗曰：

提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鹞。

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

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诮雾郤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妬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等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容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羨余都归私囊，本关部访问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旬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禀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清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当直上黄金殿，不必作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商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

“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颞顽。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进才退出门房，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

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伺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功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尚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七斜一双俏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

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以前，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全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干，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

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耍，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叫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叫他把衣服脱下。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笑道：“不妨，一会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

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的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拦干外取进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问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几十万两饥荒才打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

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值日头役分付：“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的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郑忠说：“有我们兄弟在此，但请放心。”万料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为的事。”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戟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饷余”之示。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衔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这赫公将衔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面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何这般歉抑？原来这申公讳晋，号象轩，江南松江人氏。当年在京师教读，赫公从学三年。后来申公中了进士，选入翰林，赫公袭职锦衣卫，待师傅最为有礼。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京察年分，票旨外用，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推升陝汝兵备道。后因公错，部议降调，应得同知，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凡是府佐俱可补用，于是径补通判。今日晋谒海关，也算天末故人，忽焉聚首。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叫带商人上来。两边吆喝一声，按次点名，一齐跪下。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起来侍立。此刻要算访犯，只磕了三个头，跪着不敢起立。

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说：“我访得你们上漏国课，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贾、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一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

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实，你还要强辩么？掌嘴！”两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那管你职圆职扁！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又骂郑忠、李信道：“这些访犯理该锁押，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如何使得！”三枝签丢下，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另换茹虎、毕加二人管押，即便退堂。

众人走出宅门，仍旧到了班房，各家子侄都来问候，万魁含羞不语。这茹、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说道：“众位大爷，不是我们糟蹋你，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只好得罪，将来到府赔不是罢。”众商个个惶恐。早有书房宋仁远、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大人这样分付，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你们何苦如此。”茹虎道：“郑、李二位是个样子，倘若上面得知，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宋、吕二人说好说歹，送他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万魁道：“我们的事怎生害郑、李二公受屈，也叫人送二百两银子去暖臀。”众商道：“只是我们还要商量，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万魁道：“他如此妆做，不过多要银子，但为数太多。”众商道：“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大哥再凑些，此事可以停妥么？”万魁道：“我横竖破家，事平之后，这行业再不干了。诸公但凑二十万，其余是我添补。只是里面没人出来，宋兄可有计策？”宋仁远道：“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教小弟通个信，理当效劳；只是许他多少？”万魁道：“料来少也无益，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门礼另送，吾兄谢仪在外。”宋仁远道：“谢仪不要说。”连忙起身进去不题。

却说万魁之子笑官，生得玉润珠圆，温柔性格。十三岁上由商籍夤缘入泮，恐怕岁考出丑，拜从名师，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与申广粮少君荫之、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说道：“我虽吃亏，谅亦无甚大事，你只管回去读书。”这笑官附耳说道：“停一会宋老官出来，不论多少都应许他，但愿无事便好。”万魁点头。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此时已有掌灯时候，万魁道：“你回书房去吧，恐怕关城。”笑官道：“城门由他，就陪父亲一夜也好。”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们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这笑官插嘴道：“父亲许了他，五十万待孩儿去设法，性命要紧。”万魁喝道：“胡说！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笑官不敢言语，宋仁远也就去了。

众商道：“苏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得听天由命了。”只见杜宠已到，扯着万魁道：“我们借一步说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杜宠道：“咱受了苏爷的赏赐，还没报效，所以偷空走来。此事上边原没有定见，全是包大爷主张。我想出一个门路，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万魁急问道：“是那一位？”杜宠道：“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最相好的，说一听二。”

若寻人去恳求他，三十万之数决可以了事，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一说必妥；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也就是了。”万魁道：“承教多多，无不遵命。”杜宠道：“速办为妙。”径自别去了。万魁走出外边，众商问道：“这人又来则甚？”万魁道：“这人一片好心，替我们打点，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但是此时且不要泄露。”因叫笑官附耳道：“你速回馆中去，拜求先生明日一早到广粮厅去，恳求申大老爷周旋此事，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托他代送，日后我自重报。”笑官连声答应去了。

再说笑官的先生姓李，名国栋，号匠山，江苏名士。

因慕岭南山水，浪游到粤。温盐商慕名敦请，教伊子春才读书，后因匠山表叔申公谪任广粮，即欲延伊教读。匠山不忍拂温商好意，因此连申荫之都在温家一处读书。这温商待先生的诚敬与万魁无异，匠山琴剑不觉稽留了三年。

这日，笑官出城探父，匠山在灯下与荫之等纵谈古今人品，这乌岱云如无闻见，温春才，已入睡乡，惟有申荫之点头领会。正讲到前汉陈万年卧病，召伊子陈咸受教床下。

语至半夜，咸睡，头触屏风，万年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耶！”咸叩头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因说道：“万年昏夜侍疾，其事丙吉，固失之谄，而陈咸卒以刚愎败。士大夫立朝，惟执中为难，又不可学了湖广中庸也。”正说间，春才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早上姊姊捉一蝴蝶，我把丝线系在帘下，方才看见他飞去了！”匠山道：“不要胡说！你先去睡罢。”又叫岱云也睡，对荫之道：“春郎果然梦见蝴蝶，则庄周非寓言矣。”因各大笑。

忽见馆僮禀道：“苏相公来了。”那笑官走进书房，作了个揖站着。匠山问道：“你进城如何恁迟？”笑官道：“父亲有话恳求先生，教学生连夜到馆的。”匠山问何事，笑官道：“申老伯系赫公师傅，里边有人送信出来；此事但得申公一言必妥。敢求先生明早到署中一谈，家父恩有重报。”说毕连忙跪下。匠山扶起道：“你且说个原委，教我得知。”笑官便将关部如何要银子、父亲如何受责、后来如何送信出来，一一告诉。匠山道：“可不是，你父亲受屈了，明早自当替你父亲一行，今日且睡。”不知匠山向申公如何说法，且看下回。

## 第二回

# 李国栋排难解纷

# 苏万魁急流勇退

诗曰：

飘然琴剑足艰辛，五岭周游寄此身。  
留得青毡报知己，砚池泼去是阳春。  
裕国通商古货源，东南泉府列藩垣。  
已知乾没非长策，小筑花田晚灌园。

话说这广粮厅署在归德门外、制府辕门右首。申公虽是个观察降调，却也不肯废弛公事，捕盗盘盐、海防水利，诸务极其勤慎。公事之暇，诗酒遣怀，署中高朋满座，诗社联标，这李匠山也不时兴会。这日清早，申公出署，由督抚藩臬处转到运司署前，缘运司谈了一会军工厂船务，回衙已是已初光景。这李匠山已等候好一会了。申公来到后堂，匠山领着荫之、笑官上前相见。申公道：“贤侄师生济济，来得凭早。”匠山道：“有事恳求表叔，未免来得早些。”申公道：“匠山那有求人之事！”匠山道：“小侄无非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已。”申公笑道：“吾侄为人作说客，为官乎，为私乎？”匠山也笑道：“侄儿为人作说客则为私，还要表叔为人作说客，然即为官也。”便指着笑官道：“这苏芳的父亲万魁，表叔向来认得的，近因赫关差新到，要他们代还京帐，昨日糟蹋了一顿，如今情愿输诚馈纳三十万两之数。因表叔是赫公旧交，转烦侄儿代恳。想来排难解纷，亦仁人君子之事。”言毕，这笑官忙跪下叩头道：“家父事在危急，望大老爷拯救，父子没齿不忘报也！”申公扶起道：“世兄请坐。尊公急难，自当竭力周全，只是我与先生都非望报之人，洋行百万花边，不足供吾依一嘘耳。”匠山道：“表叔冰操，诚然一介不取，侄儿却要索他几瓶洋酒以遣秋兴。”申公道：“这么，我也当得分惠。”匠山叫笑官将三十万两银票送上。申公道：“今日请我赴席，一搭儿说去就是。”这笑官又叩谢了。

匠山分付笑官先回，自己同荫之到上房去请了表婶的安，然后与幕友们闲谈不题。

笑官出了粮署，叫轿夫抬到关部前，暗暗的告诉父亲，即便进城去。一路上思量道：“我父亲直怎不寻快话，天天恋着这个洋行的银子，今日整整送了这十余万，还不知怎样心疼哩。到底是看得银子太重，外边作对的很多，将来未知怎样好。”又想到：“我也不要多虑，趁先生不在，且进内房与温姐姐顽耍，也算忙里偷闲。”一头想，已到门首，下了轿，走进书房。温、乌二生已上越秀山顽去了，笑官分付大家人苏邦道：“你到关部前打听老爷的事，再来回我。”又叫小子阿青回家去告诉太太奶奶们放心。遣开二人，自己卸了衣帽，穿上一件玉色珠罗衫，走出书房后门，过了西轩，进了花园。

此时五月初旬，绿树当头，红榴照眼，他也不看景致，竟到惜花楼下。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几枝茉莉花，叫道：“苏相公，我家小姐请你穿的珠串子可曾有了？”笑官道：“小姐可在里边？”丫头道：“大小姐在楼下，二小姐在三姨房内打牌。”原来这温商名仲翁。乃浙绍人氏。正妻史氏生子春才，妾萧氏生大女素馨，次妾任氏生次女蕙若。这惜花楼三间，便是二女的卧室。笑官十一二岁上走熟的，而且温家夫妇要将次女许他，因年小未及议亲，所以再不防闲了。

这素馨一十五岁，知书识字，因慕笑官美貌，闻得爹妈要将妹子配他，颇有垂涎之意。屡屡的与笑官挑逗。笑官年纪虽小，却也懂得风情，只因先生管束得严，未能时刻往来，谈

笑入港。

这日走到楼前，只见素馨斜靠妆台，朦胧睡着，笑官忙向小丫头摇手，潜步至他身后，将汗巾上的丝线搓了一搓，向素馨鼻中一消。这素馨“呀啐”一声，打一个呵欠，纤腰往后一伸，这左手却搭到笑官的脸上，说道：“妹妹不要顽，我还要睡哩。”笑官将头一探，对着素馨道：“不是妹妹，倒是兄弟。”素馨红了脸，道：“兄弟，你几时来的？”笑官道：“来了好一晌了。”小丫头道：“他方才来的。”素馨请他坐下，问道：“今日怎的有空儿进来？”笑官道：“今日同先生出城，我先到家，渴极了，进来要茶吃。”素馨道：“难道外边没有，可的跑里边来要？”笑官道：“里边的好些。”素馨即叫丫头去泡茶，又笑道：“一样的茶，有甚好歹！”笑官道：“姐姐的东西，各样都好，这桌上半碗茶我先吃了罢。”素馨道：“是我吃残的。”即伸手去夺碗。笑官早已一吸而干，说道：“虽是姐姐吃残，却有点儿口脂香味。”素馨道：“你太顽皮，将来年纪大了，还好天天说顽话么？”笑官道：“大了才好顽呀。”素馨道：“前日听见你家伯伯替你对亲了。还好同我们顽么？”笑官道：“那个我不依，必要姐姐样人样对亲才好。”素馨道：“不要喷蛆，我要打的！”笑官走近身来，猴着脸道：“但凭姐姐捡一处打。”素馨道：“谅你这皮脸也禁不起打，饶了你罢。”笑官扯着他的手道：“不怕，我偏要你打一下。姐姐这么藕样白、绵样软的嫩手，也打不痛人的。”这笑官右手拿着素馨的左手，搁在自己脸上，左手却伸进素馨右边袖里。这暑月天气，只穿一件大袖罗衫，才伸手进去，已摸着这个光光滑滑、紧紧就就的小乳儿。素馨把身子一缩，道：“孩子家越发这般罗唆了！”笑官即放了手，却勾住他的肩膀说道：“好姐姐，我们那边去顽顽罢。”素馨道：“不要说顽话，外边有人来了。”这笑官将脸靠着香腮，正要度送，那丫头茶已送到，素馨连忙推他坐好，问丫头：“怎么去了这些时候？”丫头道：“他们都在姨娘房里看斗牌，这茶是才泡起来的。”素馨道：“太太没有问什么？”丫头道：“太太问谁要茶，我说苏相公从园中来要茶吃。太太说：‘这孩子不读书，又躲进来了。你叫他再坐一坐，我有话问他。’”素馨道：“兄弟，你到前头去去再来罢。”笑官道：“我不爱去，他叫我坐坐，我就在这里坐一天。”因对小丫头说：“你到前头去，看太太顽完牌我再去罢。”那丫头真个去了。这笑官走到素馨身边道：“好姐姐，你慧舌生莲，香甜去处赏我尝一尝罢。”便像要拢上身的光景。这素馨虽然心上爱他，却怕有人撞见，说道：“这个只怕使不得。”因挽着他的手叫：“兄弟，我陪你前头去，先生若不回来，晚上说话可好么？”笑官再三的央告，先要亲一亲，素馨真个由他噙着樱桃，试其鸣咽，又伸手去胸前细细的抚摩了一会儿。依他的愚见，毕竟要摸脐腹下去，素馨好意便肯。两人携手望前边来。正是：

从此薄他琼液味，陡然偷得女儿茶。

却说温商次妾乃是蕙若生母，这日大家在他房里斗混江，史氏输了几块洋钱，正要换手，只见笑官同素馨走进，叫声“伯母”，作一个揖。史氏道：“大相公，不要这样文绉绉，快来替我翻本。”这两位姨娘也都寒温了。

史氏即扯笑官坐在萧姨娘肩下。这蕙若却立起身说道：“我身子困倦，不顽了。”史氏叫素馨补缺。蕙若说声“少陪”，花摇柳摆的去了。史氏问笑官道：“我听得你们老爹受屈，怎样了？”笑官道：“今日为着这事，同先生去张罗了半天，已有九分停妥了。多承记挂。”这里三人入局，史氏旁观，一会儿喊道：“不打热张打生张，大小姐要赔了！”一会儿又说：“萧姨娘，十成不斗，心可在肝儿上？”又一会儿喝采道：“好个‘喜相逢’，大相公打得很巧！”这萧氏歪着身，斜着眼道：“大相公这样巧法，只怕应了骨牌谱上一句：‘贪花不满三十’哩。”笑官掩着口笑，素馨却以莲勾暗镊其足。真是有趣：

赌博赌博，盛于闺阁。饱食暖衣，身无着落。

男女杂坐，何恶不作！不论尊卑，暗中摸索。

任他贞洁，钗横履错。戒之戒之，恐羞帷薄。

再说赫关部从到任以来，日日请酒，督抚司道已经请过，诸人也都回席，这日单请府厅

州县。早上起来，坐了八人大轿，摆着全副执事，天字码头拜客，顺道拜会申广粮，却未会面。回署后，番禺县马公禀称：“下午勘验，不能赴席。”赫大人着人分头邀请广州府木公、佛山厅卜公、澳门厅邓公、广粮厅申公、南海县钱公，又有外府州三位是：肇庆府上官益元、潮州府蒋施仁、嘉应县时卜齐，共是八位。开桌四席，主人横头陪坐，梨园两部承应。

午后，申公先到，赫公接进后堂坐下。赫公道：“今早学生专诚晋谒，师傅在运司处未回，足见贵衙门应酬甚繁，闲话也难凑巧。”申公道：“多谢宠光，有失迎迓，风尘俗吏，殊累人也。”赫公道：“前日匆匆，没有询及近况。世兄多少年纪了？”申公道：“目前景况不过‘清贫’二字；小儿荫之，年已十六，现在从师读书。”赫公道：“师傅谪官，将来很可恢复，学生遇有便处，定当出力一谋。”申公道：“这仕途升降，久已不在心窝，只要不误我的酒场诗社许多狂兴就是了。今日却有一俗事商酌，想来无不可言。”赫公道：“不知何事要办？”申公道：“就是那洋商苏万魁的儿子，现与小儿同窗读书，昨日再三恳告，说他的父亲已自知罪，情愿以而立之数纳赎。准情酌理，似乎尚在矜全之列，不知钧意若何？”赫公接口说道：“学生不晓得他与师傅有交，因他过于小觑关差，所以薄责几下。既蒙台命，怎敢不依？学生即叫人释放便了。”说罢，传话出去，开释众洋商。申公也就将银票递过，赫公举手称谢，将票装入一个贴身的火炕布小荷包里面。外面已报广、肇二府到，赫公接进。须臾诸客到齐，歌舞生春，烟花弄景，直到二鼓将残，众人方散。赫公独留申公至内书房，洗盏更酌，并叫家姬们浅斟低唱。正是：

酒人无力已颓然，红袖殷勤劝席前。

不识华堂旧歌舞，白头可肯说青年。

再表众洋商放出班房，送了杜宠五十元金花边、包进才一千两细纹，这包进才晓得事已停妥，随分笑纳了。万魁别了众人，坐轿进城，先到李先生处致谢。此时匠山已回，诸学生也都在座，万魁走进书房，叩谢匠山道：“若非先生肝胆照人，小弟焉有今日！”匠山道：“朋友理当，何必言谢。此事全仗吾兄之银、家表叔之力，我何功之有？”万魁道：“先生高怀峻品，小弟何敢多言，只好时时铭刻便了。但小弟尚有一事相商。”匠山道：“破格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吾兄还当自酌。”万魁道：“小弟开这洋行，跟着众人营运，如今衣食已自有余，一个人当大家的奴才，真犯不着，况且利害相随，若不早求自全，正恐身命不保。”匠山大笑道：“吾兄何处得此见道之言，这赫关差看来倒是你的恩师了。如今怎样商议？”万魁道：“小弟愚见，意欲恳求先生向申公宛转辞退洋商，若关部不依，拼着再丢几两银子，先生以为何如？”匠山道：“急流勇退，大是名场要着。但是辞商一事，不便再求家表叔转弯，就是辞退要有一个名色，才不是有心规避。”万魁道：“还求先生指示。”匠山沉吟一会道：“你横竖打算丢银子，何不趁关陇地震，城工例：加捐本班先用，你是个从五品职衔，丢了万数银子，就可以出仕了。只是捐班出身也同开洋行一般，上司一个诈袋，但到掣选时候，去不去由你自便。我们商量，先一面着人进京加捐，然后禀退商人；他再没有不许你做官、硬派你为商的道理。这不是又光采又稳当的事么？”一席话说得万魁色飞眉舞，说道：“先生高见，小弟茅塞顿开，敢不努力！”正说间，温商回家，特地进来看万魁，慰问一番，分付备酒压惊。摆上一张紫檀圆桌，宾主师弟依次坐下。万魁说起不做洋商及加捐之事。温商道：“这事甚好，只是仁兄恭喜出仕，我们就会少离多了。”万魁道：“那个真要做官，不过借此躲避耳。”那春才插口道：“苏伯伯，不要做官！”匠山笑道：“春郎，你怎么也晓得做官不好？”春才道：“前日我看见运司在门前过，这雄纠纠的皂班、恶刺刺的刽子手，我很有些怕他，如若做了官，不是天天要看他凶相么？”温商道：“可算呆话！”匠山道：“此话呆而不呆。这些狐假虎威、瞒官作弊的人，却也可怕。”万魁道：“据小弟愚见，不但不做官、不为商，要在乡间择一清净地方，归乎农圃，以了此生。”匠山道：“此乐不可多得，苏兄不要太受用了。”大家谈笑畅饮了一回，万魁起去。

明日，备了礼物叩谢申公。单收了洋酒百壶、贺兰羽毛布十匹，其余礼物一并赵壁。万

魁过意不去，特地造了一张玻璃暖床、一顶大轿，着儿子送去，再三恳求，申公勉强受了。一面打发家人赍银进京加捐，他在花田地方买了地基，起盖房屋。真是钱能通神，事无不妥。不止一日，家人报捐事毕，由盐务千里马上寄回部照。万魁看过，因写了一个禀帖，自己到关部投递。这包进才送进禀帖，赫公看：

具禀商人苏万魁为恳恩准退洋商事：商于嘉靖三年二月充当洋行经纪，五年八月遵太清宫斋坛例，捐纳盐提举职衔。今因关陇地震，城工许一切军民等加捐先用。商向日维诚，观光有志，已遣人进京加捐本职先用，领有部照。窃思役系办公之人，官有致身之义；身充商户，何能报效国家？惟有仰恳宪恩，俯踢查核，开除洋行经纪姓名，另行金点，俾得赴部候铨，则感戴二天，涓埃图报矣。再：商子芳，年十四岁，系广州番禺县附生，例不应顶补，合并声明。为此具禀。

这赫公是个爽快朋友，看完了，即提笔批了“仰即开缺另金”六个字。进才回道：“这个，老爷且不要批准，他因前日吃了亏，是有心规避，还可以刁蹬些银子。”赫公道：“我那管他有心无心，这洋商的缺，人家谋干不到手，他不要就罢了，那个强他！况且朝廷城工紧项，正要富商踊跃，我们怎好阻挠？”分付将原禀发出。万魁在外边正怀着鬼胎，一见此批，满心欢喜，即忙回家。正是：我今游彼冥冥，弋者更何所慕。

众商见万魁告退，也就照他的样式，退了几个经纪人名字；要想充补的，因进才唆弄，措勒多钱，也都不敢向前。

有人题于海关照壁：

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

送了银仔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

万魁别了关部门前众朋友，进城到布政司后街，叫轿夫先回，走进书房，向匠山说明此事。又道：“小弟已于花田觅一蜗居，不日就要移居了，小儿仍侍先生读书。”匠山道：“苏兄果然有此高致，定当奉送乔迁。”万魁道：“那时定当叩请文轩，光辉蓬荜。”拱手别去，跟着两个家人步行回去。

打从仓边街口经过，只见街上一簇人乱嚷，一个喊道：“怎么，欠了饭钱还要打人么？”一个说道：“俺银钱一时不凑手，你领着众人打我，难道打得银子来？”一个道：“他还这等嘴硬，兄弟们，大家动手！”这班烂仔都一齐上前。那人呵呵大笑道：“不要顽，你们广东人海面上也还溜亮，登了岸是不中用的！”这些人叫道：“他这侬子说我们是洋匪哩，快打他一个死！”众人一拥上前，那人不慌不忙说：“不要来。”两手一架，众烂仔东倒西歪，有的磕破头，有的碰折手，有的说自己的人撞倒了他，有的说脚底下踹着石块滑跌了，倒也好看。

万魁向来看见遇难之人也不经意，因受了一番磨折，利名都淡，仁义顿生，即分开众人，上前问道：“你们何故打闹？”一后生答道：“小人在这巷口开小饭店，这个客人从三月初三日歇在小店，一直吃到昨日，四个多月了；说明每日二钱银子，共该二十四两六钱，收过他四两什么元丝银子，一副铺盖算了三两二钱，几件旧衣、一个箱子，共准了六两九钱，共收过十四两一钱。除元丝耗银不算，外净欠银子十两零五钱。小人连日问他讨饭钱，他总说没有，反要打人。世间有这个道理么？”那个客人也上前分说道：“俺姚霍武，山东莱州人氏。投亲不通，流落饭店。欠他几两饭钱是真，他领着多人打俺，爷看见的。俺不直打他。”那后生骂道：“你这山东强盗，众人也打你不过，与你见番禺县太爷去！”众烂仔上前扯他，万魁劝住，道：“何必如此！”即向家人口袋中取出十两重纹银五锭，送这客人，道：“这银子还他余欠，剩下的做盘费回乡，不宜在此守困。”那人即忙拜谢道：“萍水相逢，怎叨原贖！请问爷高姓大名？”众人道：“这是洋商苏万魁老爷。”那人道：“大名刻骨，会面有期！”举手别去。

众人从未见洋商有此种行事。且看下回。

### 第三回

## 温馨姐红颜叹命

## 苏笑官黑夜寻芳

诗曰：

春云薄，楼前有女窥帘箔。窥帘箔，心香一瓣，为郎焚着。回身向抱今非昨，夜深暗打灯花落。

灯花落，有何佳兆，教奴认错。

院宇无人移鹤步，踏破苍苔，那管衣沾露。漫指山幽丛桂处，云迷不见阳台路。唧唧秋虫吟不住，伊笑依痴，依自寻欢去。乌鹊休将河鼓误，天孙昨夜开窗户。

如今不说苏氏翁结识英雄，要题温家女流连花月。圣人云：冶容诲淫。分明是人不要淫他，他教人如此的。盖因女子有了几分姿色，他便顾影自怜，必要好速一个君子，百般的寻头觅缝，做出许多丑态来。全在为父母的加意防闲，守着“男女有别”四字，教他有淫无处可诲。《礼》经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男女不同席，不同条架，不同巾栉。种种杜渐防微之意，何等周密。世人溺爱小儿女，任从一处歪缠，往往幽期密约，蔽日瞒天，雨意云情，翻江搅海，那为父母的，还在醉梦里，说道：“他们这点年纪晓得什么来。”噫，过矣！穴隙逾墙人共晓，何须庭训与师传。

温素馨绣阁藏娇，芳年待字，生得来眉欺新月，脸醉春风，只是赋情冶荡，眼似水以长斜；生性风流，腰不风而静摆。从那日在楼下与笑官谈笑之后，荡心潜生，冶态自描，每日想笑官进来顽耍。这日在他生母萧氏房里下了几局围棋，已是掌灯时候，只见他父亲笑嘻嘻走来，对萧氏说：“素馨年长，我还未曾择婿；蕙若看来要许苏家的了。他家移住花田，大约来春过礼。”又对他道：“你不要对妹子提起，省得又添出一番躲避。”素馨答应了走出，心中一忧一喜。忧得是妹子配了苏郎，自己决然没份；喜的是父亲不教躲避，我亦可随机勾搭。

走到惜花楼下，因天气渐凉，两人的卧房已都移到楼上去了。素馨上了胡梯，蕙若迎到，说道：“姊姊为何此刻才来？”素馨道：“我下了两盘棋，所以来迟了。妹妹在房中做些什么？”蕙若道：“我绣了些枕项，身子颇倦，到姊姊房中，看见桌上的《西厢记》，因看了半出《酬简》，就看不下去了，这种笔墨不怕坐地狱么？姐姐，还有什么好的，借妹子看看。”素馨道：“没有别的了，就是这曲本也不是我们女孩儿该看的，不要前头去说。”蕙若道：“妹子晓得。我们吃晚膳罢。”素馨道：“我不吃了。”蕙若往他房去吃完晚膳，略坐一会，也就睡了。

素馨自幼识字，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他，不但《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馨视为至宝，无人处独自观玩。今日因蕙若偷看《酬简》，提起崔、张会合一段私情，又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真连城到处奇逢故事，看得心摇神荡，春上眉梢，方才睡下。枕上想道：“说苏郎无情，那一种温存的言语，教人想杀；说他年小，那一种皮脸倒像惯偷女儿，况且前日厮缠之际，我恍恍儿触着那个东西，也就教人一下，只是这几时为何影都不见？”又想到：“将来妹妹嫁了他，一生受用，我若先与他好了，或者苏郎告诉他父亲，先来聘我也未可知。”又想到：“儿女私情，怎好告诉父亲，况妹妹才貌不弱于我，这段姻缘多分是不相干的了。”一时胡思乱想，最合不上眼，披衣起来，手剔银缸，炉添沉速，镜台边取了笔砚，写道：

新秋明月，窥人窗下，阿奴心事难描画。莲瓣拖鞋，银灯着花，拈来象管乌丝，写“柳

腰瘦来刚一搦”。他既爱咱，咱如何不爱他？冷着衾儿，热着心儿等呀。提了他的乳名儿，呐呐喃喃的骂，我的俏冤家，同谁闲磕牙？奴葳蕤弱质，看凋谢。愿得红丝牢系足，他不负咱，咱如何敢负他？

写毕，低低的念了几遍，落下两行情泪。侧听谯楼已交四鼓，仍复上床躺下，朦胧睡去。只见笑官走近床前，说道：“姐姐，这么好睡？你的花轿到门了。”素馨笑吟吟的说道：“人家睡着，你怎么就到床前来，也不怕丫头们看见！”那笑官坐在床上并不做声，伸手进他被里，细细的抚摩一会，将次摸到爱河边际，素馨假意推他道：“这个摸不得。”笑官连忙缩住手，道：“不敢。可惜姐姐一身羊脂玉，被别人受用。”素馨道：“好兄弟，我说摸不得是顽你的，你要怎样只好由你，那一个受用你姐姐？”笑官道：“你早已许嫁乌江西了，我受用的是蕙妹妹，与你撒开。”素馨急道：“兄弟，你好薄情！”笑官道：“我便是情厚，你的花轿已经到门了，有甚想头！”素馨听了此言，也不顾羞耻，赤身坐起，扯着笑官的手哭道：“好兄弟，姐姐爱你，定要嫁你，你娶了我妹妹，我情愿做妾伏侍你。”笑官道：“你偷上了小乌，情愿嫁他，如何又说爱我？”把手一推，素馨忽然惊醒。窗外下了几点微雨，那晓光已透进纱窗了。素馨面上流泪未干，将摸未摸之物，津津生润。想道：“好怪梦，我妹妹要许苏郎，父亲说过；那个乌江西先偷上我，我便嫁他？放着苏郎不偷，我就是没出息的了，又要我寻什么小乌。”又想道：“他每日要到花园中茶糜架来解手，我今日且到园中候他，等个机会。”须臾，日上三竿，起身梳洗，出色打扮，但见：

轻匀脂粉，盈盈出水芙蓉；斜鹄云环，隐隐笼烟芍药。黄金凤中嵌霞犀，碧玉簪横联宝髻。眉分八字，浑同新月初三；耳挂双环，牢系明珠一对。红罗单裤，低垂玄色湘裙；白绉长衫，外罩京青短褂。

正是：

凤头婉步三分雨，鸦口斜拖一片云。

素馨梳洗已毕，又对镜端详了一会，丫头送上茶汤，呷了几口，便对丫头说道：“你在楼下等着，我到园中看看桂花就来。”即摆动金莲，一霎时进了园门。走过迎春坞、玩荷亭，曲曲弯弯，已到折桂轩外。心中想道：“那边是书房到茶糜架必由之路，我只坐在轩里望着就是了。”慢慢的走进轩中。原来老温人品虽然村俗，园亭却还雅驯。这折桂轩三间，正中放着一张紫檀雕几、一张六角小桌、六把六角靠椅、六把六角马杌；两边靠椅各安着一张梨木的榻床，洋·炕单，洋藤炕席，龙须草的炕垫、炕枕，槟榔木的炕几。

一边放着一口翠玉小磬，一边放着一口自鸣钟。东边上首挂着“望洋惊叹”的横披，西边挂着吴刚斫桂的单条。三面都是长窗，正面是嵌玻璃的，两旁是雨过天晴蝉翼纱糊就的。窗外低低的一带鬼子墙，墙外疏疏的一二十株丹桂。馨姐坐下想道：“苏郎此刻不知可曾早饭否？早些来便好，倘若迟了，母亲同丫头们来到这里，岂不弄巧成拙？”因对着这将开未开的桂花玩了一回，又叹了一回，道：“奴与桂花一样，只是你不久放开，飘香结子，奴不知还在何时哩。”正在沉吟，忽见桂林中有人站着，馨姐认是笑官，正欲唤他，却见这人面貌黑••的，身量也比笑官大了许多，就在纱窗里面往外瞧。看此人一手撩起小衣，一手拿着累累坠坠的东西，在那里小解。馨姐一见，吓得心头粥粥的乱跳，暗想道：“这人不知是那个，亏得他不曾见我，倘若被他看见，不是今朝要上当了么。”一头想，早已红透桃腮，香津频乾。那人解了手也就去了。

馨姐等了一回，心中烦闷，深恨笑官无情，不如回房去罢。看官听说：馨姐此一恨也就无谓之极了，他并未曾约你在此相会，你又未尝递一个信儿与他，说我在此等你，那个是你肚里蛔虫，猜你的尊意？因是心情颠倒，一味胡思。

然而他们那缘该合，这馨姐走不上数步，只听得后面叫道：“姐姐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馨姐猛然听见，只道还是方才那人，心上老大吃惊，低头竟走，不敢做声。

听得后面又叫道：“好姐姐，为何今日不理我？”一头说，已走至背后。馨姐回头一看，

原来是笑官，便道：“我看了好一会桂花，要进上房，你叫唤我做甚？”笑官道：“好姐姐，我有话告诉你。这轩里无人，略坐一坐罢。”即挽着他手来到轩中。馨姐道：“你不理我罢了，为什么又扯我进来？”笑官道：“好姐姐，你方才不理我，我怎敢不理你？”馨姐道：“你早上——”才说出三个字，就缩住口了。原来他还记着梦哩。笑官道：“我早上没有什么呀。”馨姐道：“我问你，早上为何不进来走走，莫非怪我了么？”笑官急得乱咒道：“我若怪姐姐，就是那猪狗！”馨姐忙陪笑脸道：“兄弟受不得一句半句话，便要赌咒，何苦呢？”笑官道：“总是我瘟倒运，从着这个先生读书，一早起来做功课，到晚还不得空，影儿也不许离开书房。”馨姐道：“兄弟，你也不要烦恼，这读书是好事，将来还要中举人、中进士做官哩。”笑官道：“我也不想中，不想做官，只要守着姐姐过日子。”说罢，走来同坐在一张椅上，左手勾着馨姐的颈，将脸渐渐的偎上来，说道：“姐姐今日越发打扮得娇艳了，我要闻一闻香气。”那只右手却从衣襟下伸了进去。馨姐半推半就，也将一只手搭在笑官肩上，说道：“兄弟，莫顽，被人看见不雅。”笑官道：“此刻再没人来的。”一头说，这只右手在胸前如水银泻地一般。淌来滚去。又如孩子啣奶头一样，得了这个又舍不得那个。细细的将两点鸡头小乳摩弄一番，……………馨姐身子往后乱缩，这笑官一手紧紧搂住，一手已按着这……，含葩豆蔻，真个魄荡魂飞。馨姐已入情乡，也就不大保护。

笑官正要扯他裤子，吾欲云云，不料小丫头来请吃饭，一路的喊来。馨姐远远听见，忙推开笑官。这笑官道：“明日先生到广粮厅去，我夜里进来罢，你不要关门。”素馨点了点头，即便走出，那丫头差不多已到面前了。馨姐说：“吃饭罢了，忙些什么！”丫头道：“饭已摆下了，二小姐叫我来请的。”又说道：“大小姐，你右边鬓上松了些。”馨姐道：“方才被花枝扎乱的。”即将手掠了一掠，扶着丫头回去。正是：

魂惊杜宇三更梦，棒打鸳鸯两处飞。

笑官消停了一会儿才敢出来，到了书房，匠山问道：“为何去了许久？”笑官不敢做声。春才道：“想必他是捉蟋蟀去的。”匠山也不理他，分付笑官道：“但凡一个人，父母付我以形骸，天地与我以情性，就有我一番事业了。你们此刻读书，则经史文章就是你们事业，余外皆可不问。”笑官诺诺就坐，心里想道：“我看你年纪也不很老，难道就不懂得一点人情，天天说这样迂话？我恍恍儿记得，书上有什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就不是圣贤教人的话么？”又想道：“好一个有情的温姐姐，方才若不是丫头一路叫来，我已尝着滋味了。”又转念道：“幸喜得我还溜亮，下手得早，摸着那个东西，明天晚上就尽我受用，再无推托了。只是先生虽去，还要一条好计遣开众人才好。”这叫做：

设就牢笼计，来寻窈窕人。

话提两广总督庆公，单讳一个喜字，是个国家的长城，庶民的活佛，智勇兼备，文武全才。也系功勋之后，由户部司员升副宪，后因随征有功，加尚书衔，放了云贵总督，再由浙闽调两广，抚剿洋匪，都中机宜。这日从沿海一带查阅回来，寻思：“这粤东虽然富庶，但海寇出没无常，难保将来无患；这督抚提标及各镇协营，堪资陆路城守，凡沿海各营都是有名无实，倘猝然有警，殊费经营。”又想：“近海州县居民，多有被人逼迫入海为盗者，倘绥之以恩，激之以义，谁非父母妻子仰赖之身，必欲自寻死路？”因刊了告示，遍晓晓谕：

两广督师庆为思患预防、募收乡勇事：

照得本制府叨蒙宠眷，秉钺炎方，历任有年，事宜详悉。一切未雨绸缪之意，尔官吏军民人等谅所稔知。兹因洋匪伺衅骚扰，挠乱海隅，劫我人民，掠我商贾，本制府既分饬各镇将等协力擒拿，仍不时训练亲标，翦除妖孽。虽海氛乍靖，而余孽未歼，上负主恩，下辜民望，焦虑实深！因念尔沿海居民，多被逼胁入海为盗者，今赦其既往之愆，如果技勇超群，奋思投效，不妨赴该州县衙门报名注册，着州县官申送来辕，听候甄别录用。其材力殊科者，酌给月俸，俾其还乡，协同营弁，随时堵御，捍护乡村，一俟擒斩有功，汇题授职。庶几无事则共相守望，有事则倡义同仇，于捕盗事宜不无小补。本制府言出赏随，各宜努力，毋得

自误功名。特示。

庆公出示后，各州县纷纷投报者约数百余人。庆公自经考选，分为三等：上等者每月俸银三两，次二两，又次一两，皆出宦囊，并未动一毫国帑。这个人自为守、家自为防的主意，虽未必能弭盗，而民之为盗者却就少了许多，庶乎正本清源一节。

这八月初三日，庆公接着旨意，调任川陕，所有总督关防，暂交广东巡抚屈强署理，庆公一面交待，想着这乡勇一事，后人未必肯破慳为国，当即会同抚院三司，商量一宗公项，为将来久远之计，更欲立碑一通，以纪其事，因思广粮申絙是个翰苑名流，谕他撰述。申公向来原佩服庆公的，从前祝寿诗中曾有“我非干谒偏投契，公有经纶特爱才”之句，所以一诺无辞。但申公案牍劳形，暂借诗词消遣，这古文繁重，那有心绪做他，因请匠山代笔，约他衙中晚叙。这日傍晚，带了荫之一同出去。看官听说：匠山未去之先，这笑官肚中已不知打了多少草稿；匠山一去，就如郊天大赦一般。方欲开谈，那春郎早跳出位来，说道：“好混账的先生，日里不去，偏要夜里！我们三人赌他半夜钱罢。”乌岱云道：“我也要回去玩玩，少陪了。”笑官正中下怀，因假作正经道：“书房中不好赌钱的，老春不要太高兴了。我也不回去，也不赌钱，还是多睡一回养养神好。”春才道：“你今天也学起先生来了！我不管你们，还是进去与姐姐斗蟋蟀罢。”笑官道：“这个一发使不得，我要告诉先生的。”春才也不理他，两蹦三跳跑进去了。笑官暗暗跌脚道：“这不是又多了一会耽搁了！”闷闷的只盼太阳落尽。

须臾，掌上了灯。吃过夜饭，打发家僮们去了，进了西轩，歪在床上。约略一更人静，慢慢的出了房门，来到园门口。这门是里边栓上的，被他轻轻的开了，悄悄走到园外来。但见一天月亮，四壁虫吟，树影参差，花香浓馥，远林中微微弄响，心中也很吃惊，只因色欲迷人，便是托胆前去。迤迤寻来，早到惜花楼下，只见人声寂寂，两扇朱门已经闭上，推了一推，分毫不动；侧耳细听，里面隐约有人，却又辨不出那一个的声息。笑官想：“难道姐姐忘了不成？”又想：“决无此理。昨日在轩中那种可怜可爱之情，何等浓厚！临别点头会意，决不爽约的。想必还在前头，否则老春吵闹。暖，老春，我与你有什么冤仇，你来阻我好事？你看霎时月色无光，想必要下雨了，这怎么处！”左等右等，约有一个时辰，听得更鼓已交三下，心中悔恨，又下了一阵微雨，只得冒雨而回。

石路已湿，滑了一交，爬起来好不懊恼。一步一步闪进园门，到自己房中和衣睡倒。定了一会神，却又想起来替他圆融，道：“姐姐再不这样无情的，必有原故。只是我千难万难，巴得一空，如何再得机会来。”又屈指一算，道：“到这中秋节下，先生必要放学，我如今将功课缓些下来，只说节间补数，先生自然准的。明日清早先生不得就回，我跑进去问个明白，约一后期便了。”想定主意，也就脱衣睡着。所谓：

刘郎未得天台路，只有相逢栩栩园。

再说素馨这日也就同笑官一样的巴着天晚，到了午后，有一个两姨姊妹、施家的女儿来看姨母，素馨推身子不好，不去陪他，他偏到房中来探望，因是向来投合的，只得同他叙了一回闲话，送了出去。巴到傍晚，只见春郎笑嘻嘻的，叫人拿着许多蟋蟀盒，跑上楼来叫道：“今日好了，先生一夜不回来，姐姐，你的‘蟹壳青’呢，拿来与我这只‘金翅’斗一斗！”素馨道：“我不同你斗，前日妈骂过一道了。”春郎道：“不怕他的。他再骂我，我就寻死。他房里不放着刀么？那天井里的井有盖子么？我寻了死，叫他养个好些的出来。”素馨道：“不要说痴话了。”春郎道：“说痴话的就是狗。我只要这么做做，不怕妈不央及我；我难道真个寻死？你说我好不乖哩。”素馨道：“我今日心上不耐烦，你去同妹妹顽罢。”春郎道：“妹妹同施姐姐在外边吃酒呢。你不高兴，我去叫了苏兄弟来，我们三人顽他一夜。”说罢，竟要出去喊他。

素馨扯住道：“不要闹了，我不喜欢他。”春郎道：“你向来喜欢他的，怎么今晚不喜欢起来？想必他近来学了假道学，得罪姐姐了，我替他陪礼罢。”就是一个揖。素馨又好气又

好笑，只得同他斗了一回。无奈春郎的蟋蟀再不肯赢，一连打输了十几个，春郎再不肯歇，素馨只得将这只蟹壳青送了他，方才欢欢喜喜下去。

素馨想道：“今日施家妹妹在此，料要到后边来宿的，苏郎若来，必定不稳，我须先到园中候他来，说明了才好。”正要下楼，只见他妈萧氏挽着施家女儿小露，同了蕙若并几个丫头，一群儿说说笑笑的走上楼来，素馨只得迎上前去。小露道：“姐姐身子不好，何不早睡，还做什么活计。”素馨道：“也没甚大不好，有些怕风。”萧氏道：“想必着了点凉。施小姐要来看你，我同着他来的。

你今日身子不好，妹子又小，停一会同到我房中去睡罢。”素馨心上一宽，只是这班人说了许多闲话，再不肯下去。素馨懒懒待待的。小露道：“我们不要捉弄他了，到蕙妹妹那边下棋去罢。”因走过蕙若房内。

素馨和衣睡在床上，再也不敢下去开门。直到雨过天晴，方才听得他们出去，剩几个丫头在楼作伴，伺候了半夜，放倒头已不知天南地北。素馨听得明白，下了床，拿着灯，悄悄的开了房门。下了楼梯，将西角门轻轻的开了，却不见一些人影。暗忖：“难道兄弟没有来么？”将灯细细的一照，却见阶沿石上有两个干脚迹印，因叹道：“累他守了半夜！他虽去了，不知怎样恨我。苏郎苏郎，你只道是我负你，我却也出于无奈。”于是，也不关门，竟上楼安睡。